

流光容易把人抛,红了樱桃,绿了芭蕉。在红了樱桃的时节,总会想起绿了芭蕉,不过如果不是这首脍炙人口的词句,个头出众的芭蕉在川西众多的草木中总是很容易被人忽视,何况这么高大的芭蕉树,本质上只是一棵高大的草。

虽然有着直立“茎干”,还有近4米的个头,芭蕉却是一种多年生的草本植物。初夏的季节,芭蕉开出了淡黄色的小花,芭蕉有顶生下垂的花序,花序的顶端是紫红的总苞片,这些颜色艳丽的苞片层层叠叠形如肥厚的花瓣,常被人们误认为这就是芭蕉的花。不过,芭蕉真正的花极不起眼,也没有艳丽的色彩,它们众多的小花就藏在紫红色的苞片之中。芭蕉的花序里有雄花和雌花两种不同性别的花朵,雄花着生于花序的顶端,雌花着生在花序的下端,十余朵雌花排成2列,这些小花虽不出众却也精巧别致。

虽没有妖娆的花朵,然而舒展的蕉叶那份淡淡的风流总在烟雨迷朦时撩拨着人的思绪,一张张舒展开来的绿色叶片透露着洒脱,在夏日给人以无限清凉的感觉。筑台可以邀月,种蕉可以邀雨,夏夜的雨滴打落在宽阔的芭蕉叶上发出清脆的响声,点点滴滴似情绪千结。

芭蕉高大的茎干是中空的,于是芭蕉有了虚心的美名。“毕竟空心何所有,敢倾大叶不胜肥。”三苏中的老苏从芭蕉中品出了人生意境,芭蕉叶片极大,墨绿而有光亮,叶柄长达30厘米,这一层层巨大的叶片似乎都是从中空的茎干中生出而出,似乎暗合了尘世之间种种因果皆由虚妄而生的道理。

不过,这些看上去从“茎干”顶端丛生出的叶片,其实都是从地底生长出来的,这些新生的芭蕉叶叶柄基部的叶鞘层层重叠卷成筒状,一层层的叶鞘互相包裹,向上生长延伸,形成了状如树干的“茎”。芭蕉的叶片在茎干的顶端才舒展开来,渐渐长成巨大的叶片。一叶新生,老叶落下,不过,当芭蕉老叶枯黄脱落后,下面挺立的叶鞘依然坚实并纤维化,它们支撑起了芭蕉高大的身体。这种由叶鞘互相包裹生成的茎干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茎,也没有节茎,并不能起到传导水分运输营养的作用,所以芭蕉的“茎干”在植物学上被称为假茎。甚至,看上去长在芭蕉树顶端下垂的花序,它的花梗其实也是从地底生长出来,再穿过中空的假茎直达顶端后方才下垂。

芭蕉真正的茎藏在地底,是地下茎。观世间如幻,一切万物皆归无常,然而巨大的蕉叶并非来自虚无,确是出自地下茎。

芭蕉雌雄花开谁能辨？



芭蕉



蜀葵

蓝花楹如梦似幻楼宇间

初夏时光的成都东大街,一排排开着蓝紫色花朵的树木吸引了无数路人的目光。在这条承载着成都与世界,历史与未来的街道上,蓝花楹如梦似幻的蓝紫色辉映在鳞次栉比的楼宇间,构成了一幅美丽的城市画卷。

成都草木丰茂,却很少有像蓝花楹一样的开花树,能够蓝得如此纯粹,蓝得让人痴迷,这就是一种肆无忌惮的奔放,这种奔放会让你对它们从内心深处产生一种强烈的共鸣。这个季节,这样的梦幻蓝紫色,还同时出现在成都各个地方。对于这种在初夏盛开着醉人蓝色花朵的美丽开花树,许多成都人难于表述自己见到它的心情,似乎贫乏的词汇无力支撑起这场蓝紫色的梦幻,以至于许多人会这样写道:美哭了。

蓝花楹蓝紫色的钟形花冠是由一个细长的花冠筒组成,上部膨大,下部微弯,每一个长长的圆锥花序上开满了数十朵蓝色的花朵,盛花期时,无数的花序组成一树繁花,当无数的蓝花楹占据了整条街道的时候,远远望去如同一片蓝紫色的祥云,云蒸霞蔚间那种绚丽梦幻的蓝色盛况会让人沉醉其中不能自拔。这种由大自然物种的生命所展现出来的深邃蓝色,会给人们带来宁静、稳健、幽邃、清丽脱俗的感受。

当蓝花楹的香味开始在城市街头弥漫时,成都初夏最美好的时光就来到了。蓝花楹是一种半落叶的高大乔木,原产南美洲,这种世界闻名的风景树种有着高大的树冠。花期后,蓝花楹的枝叶会加速生长,一层层的羽状叶片形成了向四周伸展如华盖一般的树冠层,柔软叶片就像绿色的羽毛,四下覆盖,绿意盎然,远观枝叶繁茂,近看曼妙多姿。它们的到来让这个城市的夏日街头变得更加美好。



蓝花楹



三角梅

建设南路东郊记忆,两株奔放的三角梅爬上了充满历史年代感的建筑物,一株紫色,一株洋红,色彩绚烂分明。府河以东沙河之滨的建设路一带,几十年前谓之“东郊”,由众多央企大厂串联起一条建设路,这里曾经是成都工业文明的光驱和象征,走在这条路上的人,总有着抬头挺胸的骄傲,这里有着关于这个城市激情燃烧的岁月痕迹。

而今天,这里最终演变成一个残存的工业遗址,而在这个遗址上诞生的“东郊记忆”,成为了一种符号,一种象征,一种脱离变幻的文化元素。建设路依旧繁华,只是不再有任何一间工厂,这里曾经机器的喧嚣轰鸣,却都成为了回忆。

两株三角梅我行我素地绽放,肆无忌惮地在已成为历史的建筑外立面打上属于自己的年代符号,它用无所顾忌的绚烂和随遇而安的坦然在东郊的记忆中穿越燃烧。花影流光之间,慵懒的阳光下,搅动一杯咖啡,悠闲地看着人来人往,风乍起,吹皱一池岁月的春水,辉煌、热烈、喧嚣、落寞、努力、抗争、涅槃、重生……

生如夏花之绚烂,这话放在三角梅身上真是再合适不过了。叶子花、簕杜鹃、九重葛、葛宝中,三角梅有着各种各样酷炫的名字,让人陌生的反而是它在《中国植物志》中的正名,光叶子花,不过,这么多的名字大多和它的叶状的苞片有关系。三角梅的炫目色彩也正是来自于它们的叶状的,紫色或洋红色的苞片,每一个苞片都会生出一朵小花,通常三朵小小的花朵聚在一起,簇生于枝端。相比于苞片,它们真正的花朵却是低调而不显眼,三枚叶状苞片各占据一角,经久不落。

三角梅原产巴西,来自于紫茉莉科。和其他娇情的异城花卉不同,这种来自南美的植物,很好地适应了成都温暖湿润的气候,在这个城市极为从容地扎根下来,很快便展现出自我的张扬与奔放。三角梅虽然耐阴,但是总的来讲它是喜光的植物,所以明亮与通风的环境会让三角梅的花开得更加的鲜艳,光照越好时颜色就会越鲜艳。

在成都,很少有看到三角梅不开花的时候,从冬到夏,四季常开。初夏的盛花期后,三角梅还会零星散地开放,但这个时候,三角梅进入到营养生长期,植株开始大量生叶,加之光照温度环境各种因素,这时花的色彩和数量便远没有盛花期时的那种壮观和鲜艳了。成都初夏的热情是被三角梅点燃的,每年五月初,短短几日间,三角梅毫无娇揉造作蛇紫嫣红地开遍了整个城市的每一处角落,它们绽放出绚烂的色彩,热情地宣告着成都夏季来临。

三角梅东郊燃情岁月的痕迹

川西草木物候记

(12)

66

川西草木物候的轮回就像时光于此匆匆留下的一串脚印,初夏刚过,转眼又到小满。小满是二十四节气中第八个节气,这时夏熟的谷物开始灌浆饱满,但还未成熟。《月令七十二候集解》中说:“四月中,小满者,物致于此小得盈满。”气温日渐升高,时光依旧美好,小满是爱的季节,给人以收获的期待,绚丽的三角梅点燃了川西初夏的热情,高大的蜀葵巨大的花朵开始盛放在街巷间不起眼的院落,蓝花楹醉人的蓝紫色再次梦幻般降临在一条条街道中。这个季节,有润物无声的锦城夜雨,也偶有让人神清气爽的灿烂霞光,初夏日的风物竟是如此妖娆。

蜀葵『端午花』的前世今生

入夏后,高大鲜艳的蜀葵总会出现在一些不引人注目的城市角落,这是一种生性强健的高大草本,花朵巨大,花瓣色彩纷呈,有大红的也有粉红的,有白色的也有紫色的,还有单瓣重瓣之分。

蜀葵娇艳而不媚俗,华丽而不招摇。每当见到成都街巷院落中的蜀葵,也总是能激起许多人对童年的回忆。在许多年以前,似乎家家户户都会顺手在自家房前屋后篱笆边种上几棵,蜀葵不必精心照料,也总是能在夏日开出鲜艳华丽的花朵,许多老成都人关于成都夏日的儿时记忆中,便有这么来自于院落深处围墙边的自家花台上,傍晚闷香的紫茉莉花丛中,高高挺拔绽放的蜀葵。

蜀葵,成都人常俗称“棋盘花”。这个名字是因其花大如棋盘还是种子似棋子而得,一直不得而知。蜀葵是锦葵科蜀葵属多年生的高大草本,蜀葵的名字据说也是因为原产于蜀地而得,比如宋代的博物学著作《尔雅翼》里面就有这样的记载:“今戎葵一名蜀葵,则自蜀来也”。于是,这种植物似乎同四川有了更亲密的联系,这让许多了解这典故的蜀人见到蜀葵时也多了几分亲切与骄傲。不过,后世又有多人考证,蜀字并非特指巴蜀,而本意是指其高大,比如西汉时称蜀葵为“戎葵”,《尔雅·释草》称它为蒺,“蒺,戎葵。”“戎”和“蜀”均有高大之意,后来郭璞为戎葵做了个注:“今蜀葵也”。

今天,我们于夏日时常能见到的蜀葵都已是栽培种,野生蜀葵在巴山蜀水间却是再也踪迹难寻了,抛开古籍的记录就连蜀葵的身世也会变得迷离,不过却也证明了我国栽培蜀葵的历史极为悠久。野生的蜀葵曾在中国南方平原中生长繁衍,随着平原被人类利用开发,无数野生物种的栖息地被占用,它们或是灭绝或是退隐于山野,而生性强健易活的蜀葵却很好地适应了人类生活的环境,于是褪去野性,大隐于市,混然众人矣。

蜀葵因其高大,可达丈许,花多红色,又被唤作“一丈红”。它们的花期很长,盛花期通常在端午前后,所以它也成了端午节代表花卉,也被誉为“端午花”。明末杨穆的《西墅杂记》记载,成化年间有倭国使者来华,遇栏前蜀葵却不识,于是题诗写道:

花如木槿花相似,叶比芙蓉叶一般。

五尺栏杆遮不尽,尚留一半与人看。

虽然有这样一個能写汉诗不识蜀葵的外国人的故事,蜀葵却是最早走出中国国门的观赏物种之一,早在15世纪,蜀葵便被引种到了欧洲,并在欧洲宫廷园林中广为栽植,文艺复兴时期的画师提香、印象派大师梵高和莫奈都画过蜀葵的作品。

“昔向燕台见,今来蜀道逢。熏风一相引,艳色几回浓。”在众多草本植物中,蜀葵高大华贵,卓尔不群。作为中国传统的乡土植物,蜀葵自古便在古代城市园林中得到了很好的运用,它的芳香连卓文君和巫山神女也会为之失色,唐诗人徐夔盛赞蜀葵“文君邂逅,神女让娉婷”。时光荏苒,这个夏日,蜀葵又盛开在成都街巷之间。成都老院落里从来不乏蜀葵绿叶红花的身影。

小巷一丈红却是端午花

□孙海文图



更多语闻成都,扫码上封面新闻。